

# 卷一百九十五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一百九十五  
 內容分類 史 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奉禮郎 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公廟等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主簿 掌醢署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丞 守宮署 主簿 公車司馬令 武庫署 武器署

丞 諸陵署 主簿 崇玄署 諸牧監 典廩署

丞 典牧署 主簿 乘黃署 諸牧監 典廩署

司直 丞 評事 監 獄丞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中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  
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  
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  
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  
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  
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  
矣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邊防十一北狄二

匈奴下 南匈奴

匈奴下

握衍胸鞬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暴虐國中不附烏桓

擊匈奴東邊姑文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文王恐即

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幸還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

虛間權渠單于子稽侯徠山諫反為呼韓邪單于虛間權渠

之弟鞬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單

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

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

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

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

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騎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

于自款五原塞願朝款叩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昌發過所七郡二千騎為陳

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

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

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

宿長平長平徑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幹上登長

平詔單于無謁拜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

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餘自為所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在朔方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前後

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

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

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

於朝享不為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信讓行乎

蠻貊福祚流于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  
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  
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令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  
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  
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  
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  
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  
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虜擊  
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大國烏  
孫素服屬之卽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  
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

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卽康居誅郅支卽

也湯爲人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旣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姓也西域本

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

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

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障諸國危矣且

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

兵驅帥之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

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冊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

矯制發城障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漢兵



通典卷九十五  
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  
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  
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  
十八級生虜千餘人其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  
衡以爲湯等矯制與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開議久不  
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  
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  
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

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障之兵出自死入絕域遂  
陷康居屠五重城塞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蠻  
夷懼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嚮  
風馳義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  
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  
武功重用人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  
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縻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  
獲駿馬三十疋雖斬死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復

音扶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  
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  
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  
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鄧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  
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  
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欲  
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音  
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

也自請守之今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

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  
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  
寇侵邊境漢與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  
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死囿也至孝武世  
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謹  
深開小道而行避狄抄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  
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  
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  
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邊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必拯也，拯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



欺侮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均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徑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  
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  
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  
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成帝河  
平元年復株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遣右皇  
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  
坂今河東郡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  
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  
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



列為北蕃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  
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  
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  
月之信抑詐諉之謀諉詐詞對許表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  
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  
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絹帛二萬疋絮二  
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  
復株累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  
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  
一涉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喪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  
家之勝貴於未戰亂而後治之戰鬪二者皆微  
精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  
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  
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  
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詎  
堅固如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卒終也莫得  
石也  
惡計其事醜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

臣權書遺之順辯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

憂艾至孝又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  
暨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  
十萬衆徼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虜不可  
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  
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  
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匈奴

中山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  
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  
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  
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頒制謂制  
為臣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其兩何者  
外國天性忿驚驚形容魁健魁負力怙氣怙難化以  
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其強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  
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姑  
之壁姑繪西南夷種音易勿姐之場羌屬也藉猶  
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

三時之勞離歷也三固已犁其庭掃其間犁耕也郡縣

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

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

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

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

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單于因捐往昔和歸

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

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焚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  
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  
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  
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  
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  
尾高大者二三丈卑  
者丈餘皆東北向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相似也在西域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  
而許之加賜錦繡繒帛各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  
帝幼弱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  
不得有二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  
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

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  
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  
者答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篡位建國元年遣五威將  
軍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于諭曉以受命  
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  
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  
係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乃從  
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  
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  
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  
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  
所皆降之單于受  
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

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  
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  
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  
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  
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  
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  
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  
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  
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

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  
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蠹之齧鼓之而已式  
亦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  
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  
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  
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  
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

軍糧內調謂發也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  
三百日糧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  
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謂死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其風多齋謂  
薪炭重不可勝鑊金之大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  
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  
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  
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  
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

寇擊且以創艾胡虜諸率見之莽不聽於是天下

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

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

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

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鳥累若鞮單于呼韓

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

親侯王歙弟昭君莽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

賜黃金被繪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

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

五威將軍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

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

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  
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鳥累  
與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自漢興忠言  
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  
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  
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  
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  
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  
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  
寇盜不爲少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  
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  
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  
西今隴高及金  
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  
安定平原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  
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等也射上林  
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馬射上林  
講習戰陣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  
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  
義動君子利動小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

論獨可說以厚利說音愧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

沒其意沒音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

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

何展轉謂移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

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

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

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

郡郡今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音尚如斯安

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

空約和親是襲孝武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

也襲重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

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

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其言守空

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

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矩依反幾亡之

阨權時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

世無大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



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  
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  
宜待以容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  
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  
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  
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味貪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  
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  
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始  
恃一時之事者餽音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  
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  
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  
生之物而貢也制內外

言五服之差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  
遠近異制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  
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  
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  
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  
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  
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  
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  
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王制御夷狄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各比初李父呼都

而尸單于時以為右莫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兵今都地莫音於大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

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榆

林九原即漢地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

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

匈奴轉盛抄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

止於是漸徙幽并邊入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漢

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漢居庸關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車

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

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樂平

郡扶風陽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軫

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

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

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

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

守今銀川新秦昌化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

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

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鞏願求為蕃敵捍禦北虜

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

匈奴始分為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

南北單于

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請  
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脩舊  
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  
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  
中歲盡輒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十人將領詣  
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  
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  
甚厚歲以為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於是復  
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  
熾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  
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  
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也北地朔方五原

雲中定襄鴈門今郡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

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音鈔兵每到

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轉日逐耳非

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

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

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

來矣帝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

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

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

德而墮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

桓鮮卑攻其左發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  
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  
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故多  
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  
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

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

莫敢復言兵事

范曄曰光武潘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甲辭幣以禮匈奴之

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乃心傷歟王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

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

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

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

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

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

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

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

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帝從之明

帝末平中胡邪尸逐侯鞬單于立醜落之時北匈奴子名長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十騎覘候朔方作馬革船擬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抄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眾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



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胷皮而還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逐鞬單于胡邪之子也徙河將討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今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降渠帥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末元初乃以耿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

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  
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護納降黨衆最  
盛領戶二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  
一百七十八二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  
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  
數千人止蒲類海今北庭府界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  
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  
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  
袁安司空在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以權時之筭得可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  
宜入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

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  
欲安南定北之策也因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  
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  
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  
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  
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御和大開疆宇大將軍  
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  
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也先父舉衆歸  
德自蒙恩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  
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  
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

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  
也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  
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羽蓋使  
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也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  
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遂  
遣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  
闕貢獻北之國衆自立單于願復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  
禮不備不許後至微滅無間安帝時延光三年烏稽  
侯尸逐鞬單于立胡耶之千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



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  
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今汲出屯中山北  
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持若尸  
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  
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羗胡新  
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  
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  
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  
權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  
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

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又  
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  
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  
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  
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  
是右賢王部鞬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  
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羗戎及諸  
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上并今太原西河今靈  
武安化平原冀等州冀今常山博陵呼蘭若尸逐就  
金城郡地單于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  
送歸南建康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烏桓

十七餘萬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

于名居立車兒部並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

將討之興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

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及攻殺單于羗渠初單于居車

兒為中郎將張奐所殺遂立右賢王羗渠為單于其

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

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關

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

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時人保聚抄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

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

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  
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抄帝自長安東歸右賢  
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儒郭  
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  
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  
為既在內地人衆很多懼必為寇始分其衆為五部  
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  
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  
隰城縣  
右部居和縣今中中部居太陵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  
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  
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

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今西河郡太原今  
府新與雲中郡上黨今樂平諸郡原府之間 靡不

有焉恭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曼侯何積討平  
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

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  
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采

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  
郡並今盡徙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為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  
取死罪徙三河魏劔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

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北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



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萐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竝來降帝竝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昆頭種焉譚種赤勒種捍種種赤沙種鬱鞞種莖莎種香童種勃蔑種危渠種賈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掛種力羯種皆其部落不相雜錯唇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為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沮渠氏右沮渠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也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母氏焉



男健好反叛 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

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

天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文豹即單于扶羅之子左賢王

也賢王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盛為患窮力殫財

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

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罷蕃故曰邊衛

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

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憂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

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

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頭

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未為掉禦天

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彙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今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鯁未言諸載何

情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托跋氏並都國中嗚呼千里之羌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通志卷之三  
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